

多元智能的「天真」

陈美



边看边聊

当曹老师对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顶礼膜拜时,我知道我又犯傻了。这不,我要把文档中阅读分析题的题号(1)变成①,(2)变成②。我不胜其烦地复制,删除,粘贴。两个小时过去了,我只完成了一个文档。我打心底里埋怨负责老师,简直吹毛求疵,不就一个编码吗?正当我唉声叹气吐槽这无谓的劳动时,曹老师凑了过来:你不会“替换”吗?说着,三下五除二,文档中所有的(4)变成了④,我惊喜得尖叫起来,怎么会有这样的“神操作”?乖乖,我原计划一星期搞定的事,不消半天搞定了。

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是说人在学习能力上是存在差异的,而且,学校课程中,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等方面的发展并不是人类智能的全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智能组合,如:建筑师及雕塑家的空间感比较强,运动员和芭蕾舞演员的肢体运作智能较强,公关的人际智能较强,作家的内省智能较强等。我知道曹老师感慨的“多元智能”,其潜台词是说我总“少根筋”,虽然我教书这门活还做得可以。

确实,有些事,至今想起来还哑然失笑。比如在师范读书时,国定假回家,车票紧张,托同学购买。当我拿到全程票时,急得差点掉眼泪:咋办,到终点站后,我还得买票返回车站?在同学的笑声里,我才豁然,原来我是可以提前下车的。

但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婚后十几年,洗衣机更新换代,双缸换滚筒,全自动。几个月后,我见那滤袋积满了尘垢,拨弄了好几下,就是取不下。怎么办,我急中生“智”,一剪刀把那袋裁开,取出一大把尘垢,很是欣慰。然后呢……然后呢……我只好再一针一线缝起来。新洗衣机,就这样被深深地打了折扣。

终于心心念念地在院子里种上了十几棵番茄,十几棵青椒。从种下的那一刻起,我的眼睛就长在了那里,心也扎在了那里。浇水,我不忍心用喷淋,而是一勺一勺地喂,那是一种亲切的对话,是心灵的絮语。过了一星期,苗开始通人心似的,长高了足足两厘米。欣喜之余,我开始担心,这样的长势,少了营养怎么办?我网购了一袋肥料,然后用勺子,喂饭似的,小心翼翼地吧肥料埋在根部。又过了一星期,当我满心期待地奔向它们时,宛若晴天霹雳,十棵中已有八九棵耷拉着脑袋,奄奄一息了……

痛心之余,我蓦地领悟了教书的道理:过饱,是一种负担,是一种伤害。教育,是一种细水长流的“滴灌”。这样想着,几棵番茄的牺牲,值了。

我的“傻冒”还在层出不穷,有不可救药之势,曹老师无奈地说:我只能欣赏你的“天真”了。

我躬身自省起来,那么,我课堂里的孩子们也是有“多元智能”的,我看见他们的“天真”了吗?

“四处野鸭和菱藕啊,秋收满畈稻谷香,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这段歌词,让我们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洪湖地区的莲藕产量,全国数一数二。

事实也是如此。《湖北日报》2021年12月17日的一则报道说:“目前,洪湖市野生莲藕面积10万亩,人工种植莲藕21万亩,莲藕面积跃居全国县市第一。”照例,洪湖地处湖北,那么,湖北的藕肴自然高举高打了。实际不是。我几次踏鄂地之软尘,居然难觅藕肴踪影。

唐鲁孙《武汉三镇的吃食》里不见莲藕;陈荒煤(湖北籍)《家乡情与家乡味》里不见莲藕;周芬娜《饮饕中国》“湖北菜”一节里不见莲藕;最匪夷所思的是:湖北“美食前十名排行榜”,藕肴也是缺席的。

至少,在莲藕产量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的上海,藕藕随处可见。相比之下,偌大湖北,为什么藕藕如此难觅?近6000万人口规模,为何鲜有人挺身“站一站”藕藕?

元代大画家倪瓒在《云林堂饮食制度集·熟灌藕》中描述道:“用绝好真粉,入蜜及麝少许,灌藕内,从大头灌入。用油纸包扎煮。藕熟,切片,热啖之。”被认为是藕藕的雏形;而清代大诗人袁枚在

《随园食单·熟藕》中更加明确:“藕须贯米加糖自煮,并汤极佳。外卖者多用灰水,味变,不可食也。余性爱食嫩藕,虽软熟而

糖藕 西坡

以齿决,故味在也。如老藕一煮成泥,便无味矣。”

古代文化精英的推崇之物,鄂人全然无动于衷,上海人表示严重不解。

梁实秋回忆:“我小时候,早晨跟哥哥步行到大鹑的市陶氏学堂上学,校门口有个小吃摊贩,切下一片片的的东西放在碟子上,洒上红糖汁,玫瑰木樨,淡紫色,样子实在令人馋涎欲滴。走近看,才知道是糯米藕。一问价钱,要四个铜板,而我们早点费每天只有两个铜板,我们当下决定,饿一天,明天就可以一尝异味。”所付代价太大,所以也不能常吃。”(《馋》)

这段话提请人们注意:一个北京小学生轻轻松松“搞掂”糖藕,让号称“莲藕之乡”的人情何以堪?

金庸《书剑恩仇录》第八回里有个情节: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幼时的丫鬟晴画,喜孜孜地捧了一碗桂花白木耳百合汤和一碗四片糯米嵌糖藕,放在主人面前。陈家洛把糖藕中的糯米球一颗颗用筷子顶出来,自己吃一颗,再往晴画嘴里塞一颗。晴画笑道:“你还是这个老脾气。”

如此做派,虽然在江浙沪一带极罕见,但对于调皮的小孩子来说,应该能够获得他们“会心一笑”吧。也许,湖北是个例外。

闻一多引《红楼梦》中的句子称赞家乡湖北黄冈浠水县巴河镇出产的一种多孔优质莲藕,曰:“心较比干多一窍,貌若西子胜三分。”据说那里的莲藕有九孔,而一般莲藕达七八孔(小微孔不计)算是“天花板”了。可是,“孔”再多,又有什么用?闻一多的乡亲们做糖藕了吗?

市场上有个卖鲜玉米的,10元12个,我买了满满一大兜,正要走,来了个老人,想买5块钱玉米,卖主说,不分开卖。老人说,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呀。我把她拉到一边,悄悄说:“我分给你一半……”

回家路上,不由得想起了那次去给母亲买大葱,那个人只肯整捆地卖,但我们用不了那么多,正好又来了一个想买

用八孔九孔甚至更多孔的莲藕来做糖藕,其状态未必臻于顶流。试想:孔一多,便意味着莲藕表面积缩水,注定米多藕少。我不禁要问偏好孔多者:你是来吃藕的还是来吃饭的?

笠翁有言:“以芙蓉(莲)之可人,其事不一而足。”然而他老人家恰恰不去经营糖藕,所以最终只好啜“殆所谓不善养生,而草菅其命者哉!”

好吃的糖藕,莲藕和糯米必须上乘,莲藕的粉、嫩、肥、白及糯米的糯、凝、亮、饱,是糖藕的品质保证。当然,那些粉、嫩、肥、白,那些糯、凝、亮、饱,丝毫也不可以成为软不拉沓、萎靡不振的糖藕的借口。吃口Q弹,加上足够的桂花和蜂蜜,似乎是我们对于一片还过得去的糖藕的基本要求。

有时,面对一盘小芥芥、薄荷滴、瘦精精、黄渣渣的糖藕,视觉效果差到好去面对一株营养不良的植物或一只没有发育好的动物,令我食欲顿时大减;更有甚者,糖藕里的糯米仿佛潜出来的粥,把原本清晰可数的洞眼涂抹得幽缈朦胧,变成外观像厨房水槽的漏洞被厨余之物堵塞,胃口一点也吊不起来了;倘若不幸嚼出藕片中一丝一丝的粗纤维,那就只好认倒霉。

因为众所周知的缘故,我早已不再觊觎小菜场门口摆的糖藕小摊了。说起真是不可思议——几乎没什么正规店家做出的糖藕能比它们更可口好吃。有一次,我偷偷地把自己的感受跟一个朋友交流,内心倒是真心希望他报以鄙视的目光,以便洗涤我那贪吃的灵魂。哪知他哈哈大笑:啊呀,我一直憋着不敢跟人家坦白自己的低俗,想不到咱俩原来竟然“一个鼻孔出气”咧!

小时候,我居住地的弄堂口,有一个用细铁丝做成的简陋的阅报栏。这个阅报栏,可以旋转正反面看。每天,邮递员会把报纸送到居委会,不一会儿,就有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来,把昨天的报纸换下来,再把今天的报纸放上去。

那时,阅读的东西很少,谁家订了报纸,邻居之间会互相借来看的。虽然我年纪小,但已养成看报的习惯了,不管寒冬腊月,刮风下雨,我都在弄堂口,把阅报栏上的报纸看完。从第一版到第四版,连中缝上的消息都不放过,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在我上中学以后,我会用平时省下的零花钱买张公园月票,到隔壁的中山公园读书和锻炼身体,更主要的是在公园后门苗圃的门口,有一个长长的木制阅报栏廊,报纸种类很多,叫人好兴奋啊!有时,我一到公园里,就直奔阅报廊,一睹而后快,站在阅报廊下,如醉如痴,直到天黑看不见。这时,广播喇叭会通知,公园马上要关门了,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阅报廊。记得还有一次,我们春游到人民公园,好家伙,公园门口的阅报廊比中山公园里的规模还大,除了有这些报纸,还有一些我从未看到过的报纸和上海市劳动模范的照片,真是让我开了眼界。

多年来,我从报纸上了解到不少国内外大事,也从各个栏目知道了许多作者、名人和他们的文章;我还能背出他们写的有些作品。我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在小时候,弄堂口阅报栏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参加工作了,经济条件逐渐好了起来,我订报、买报,还开始剪报了,剪一些喜欢的文章、资料和重大信息。

岁月不饶人,一转眼,我从少年学生,到中学毕业,再到冶金学校毕业,到参加工作;从成家立业,到了第三代,直至年过花甲,无论年老年少,报纸都成了我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回想看报的经历,从弄堂的阅报栏,到公园的阅报廊;从学校大门口的报廊,到工厂,矿区大门口的报廊;从飞机上到酒店的房间里,从国内到国外,不管出差还是旅游考察,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去找当地的报纸看,就是没有时间,我也会把报纸随手带着,忙里偷闲,哪怕只有几分钟,我都会认真真真读会儿报纸,如果有的话,还会从头到尾看一遍,很是享受。

几十年来,我不放过阅读各种报纸的栏目,就是戴着老花眼镜了,也会像当年一样,认真读报。我偶尔也会投稿,2015年,我在《新民晚报》发表的纪实文章《紫竹楼见证好作风》,还获得了上海新闻奖。

现在有电视网络、手机微信等,各种传播信息渠道多了,但对我来说,报纸永远是那么美好、迷人。我从小在阅报栏养成了看报习惯,报纸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退休后,我每天仍坚持读报。虽然电视、网上新闻和手机微信的消息铺天盖地,但我还是每天坐在书桌前,静静地翻翻当天的报纸,仿佛回到了青春时光。有时空闲下来,也会翻阅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报纸和一些剪报,像心中的挚爱,久别的情人。虽然几十年过去了,报纸的颜色泛黄了,但她仍是我青春记忆中的一段最美好的时光、最美好的时刻、最美好的回忆……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与著名作家叶辛结识并成为朋友。以后的每次相聚,我都称之为“欢乐时光”:既可得到他的新著,又能聆听他那动人的“贵州故事”,感受到他醉情于贵州山水、寄情于贵州民俗风情、钟情于贵州父老乡亲的深情。那种深入骨髓融入血液的爱,令人感动之际肃然起敬。这不,叶老师的微信名亦自豪地称为“贵州叶”。

叶辛于1969年赴贵州省修文县砂锅寨插队,在农村共生活了十多年,在贵州工作了21年。在贵州的20多年里,他出版了28本书,所有这些书全部是在贵州土地上写出来的,写的全是贵州。其中《蹉跎岁月》《孽债》《家教》等家喻户晓,是知青们不灭的回忆。

盛夏七月的一个午后,我与叶老师相约在一间幽静的茶室。在茶香氤氲中我们自然又坠入“欢乐时光”。叶老师动情地对我说:“我已经很习惯用一双砂锅寨老乡的眼光,写好所感觉得到的东西,写值得留下的东西。”

最近几年,叶老师先后出版发表了《五姐妹》《茅台酒秘史》《打开贵州这本书》《云山万里满眼春》《九大寨》等著作。这些著作中流淌着贵州的山水,寄托着叶老师的情愫。《五姐妹》写了从上海到贵州山区插队的五个女知青蹉跎岁月的艰辛、缠绵悱恻的爱情、跌宕起伏的命运、魂牵梦萦的贵州情缘;《茅台酒秘

史》一书则让人惊愕,叶老师不善饮酒,居然对茅台酒的前生今世了如指掌,对茅台酒的制作工序工艺熟谙于心,对茅台酒的特点详述专业精准,对酒香型分类脱口就来(酱香、浓香、醇香等);而《打开贵州这本书》,贵州人、贵州事、贵州情、贵州魂跃然纸上,平实的语言、平静的眼光、平和的心态,全景式地展现贵州;散文集《云山万里满眼春》则是叶老师66岁那年完成了贵州66个县行走时的所见所闻所思后的真情流露,以诗一般的语言赞美着贵州的山水风情,欢呼着贵州各族人民的春天。

我问起传说的在砂锅寨有“叶辛旧居”的事。闻此,叶老师动情地说:“我对贵州情有独钟,贵州的老乡亲对我亦情重如山啊!”叶老师告诉我,2016年夏,他回到当年插队的砂锅寨。40多年前和他一起在乡间耕读小学任教的现已80多岁的石老师,受委托接待并告诉他,老乡们记着他,还替他的养老着想并建议他建房,在他插队时住过的房子挂上了“叶辛旧居”的牌子,这是何等的深情。说罢,依稀可见叶老师的眼中泛着泪光。我不禁想,这大概就是“以心换心”,你倾情对待他们,他们自然真心对待你。

暮色降临,到了与叶老师握别的时间了,我望着叶老师朴实的面庞、坚毅的眼光、专注如一的神情,陡生一种感动:名副其实的“贵州叶”。



花坛里抓蟋蟀(剪影) 李建国



妻在天原厂的老同事沛文,发来了不少游梵净山的照片,光影魔幻,弹眼落睛,让我触景生情。两年前的初秋,我登临梵净山,那缥缈不定的云海,那灵动有趣的金丝猴,气度不凡的蘑菇石,清澈似镜的太平河又重现在眼前,沉浸其中,历历在目。

梵净山位于贵州省铜仁市境内,横亘于渝、湘、鄂四省(市)的武陵山脉的最高主峰。在鱼钩登山索道站,当缆车冉冉凌空,能容纳8人的缆车,以极陡的角度跨越峰峦河谷,向万宝岩升去,全长3500米索道,只见天在雾里,地在云下,天梯一线,不见首尾。

我坐在轻轻晃悠的吊厢里,放眼鸟瞰,神奇的大自然,富集了令人陶醉的自然风光,造就了原始古朴的生态王国。巧哉,缆车里有位导游正绘声绘色:梵净山拥有大量古老子遗,珍稀濒危和特有种,有4395种植物和2767种动

旅游

市场上有个卖鲜玉米的,10元12个,我买了满满一大兜,正要走,来了个老人,想买5块钱玉米,卖主说,不分开卖。老人说,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呀。我把她拉到一边,悄悄说:“我分给你一半……”

回家路上,不由得想起了那次去给母亲买大葱,那个人只肯整捆地卖,但我们用不了那么多,正好又来了一个想买

的,我便和他商量合伙买一捆再分开,那卖主一听,不乐意了,明确表态:那样不卖。我几乎用求他的语气说,我们自己分,不麻烦您。他还是不答应。

能卖出一捆是一捆,这本是双赢的事,他为什么就不肯退一步呢?盖因只想着自己,困住了思维,路自然也就越走越窄了。

七夕会

“轿”者劝坐,我心不为动,笑言婉拒,但走走歇歇,毕竟上了年纪,体力差矣。我感受攀登之乐趣,欣赏风光之无限。

更令人称奇的是金顶四周,常有红云瑞气萦绕,故名唤“红云金顶”,谐音“鸿运金顶”。金顶突兀在孤峰陡绝,高94米,直径却只有30余米,一道裂缝,山似斧劈之雄奇,气势峻峭之雄伟。相传,释迦牟尼佛与弥勒佛来这说经讲法,见此佳境,拍案叫绝,燃灯古佛心有灵犀,尽善尽美,宝刀劈峰,哇,上半部一分为二,双喜临门,取名“金刀侠”,释迦殿居左峰,弥勒殿居右峰,中间“飞临的天桥”凌空架起。

钟声响,磬声鸣。千年屹立的寺庙,云烟掩映,时隐时现在翠峰和仙雾之中,孕育着一种魂牵梦绕的魅力,平添着一种宁静致远的气息。

阅报栏

邱根发